

中學生文藝

中學生雜誌社編

一

== 1934年

中
學
生
文
藝
上

中 學 生 社 編 輯
開 明 書 店 發 行

民國廿三年五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九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藝文生學中四三九一”
(冊上)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編者 中學生社

發行者 章錫琛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 美成印刷公司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五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開明書店分店

北平楊梅竹斜街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會
審查證審字第七八〇號

序

1

今年是中學生創刊以來的第五年，同時中學生文藝也已出版到第五集了。在這一年中，因為中學生的讀者有了顯著的增多，中學生文藝的收穫也特別來得豐富。我們把收到的佳作加以檢點，覺得在原來的一冊的篇幅內實在不夠容納，便決定擴充為兩冊。諸君看了收在這裏邊的百數十篇作品，對於自己創作能力的這樣進展，會感到多少的欣喜吧！

真的，一年一次的中學生文藝的合集，可說是國內青年學子寫作鍛鍊的進步中的計程石。今年所收作品的題材範圍，比以前的來得寬廣；這一點進步，諸君在讀過全集以後，一定會感覺到的。我們在最初刊行這集子時，說到這樣把中學青年的佳作加以彙刊的目的，以為「一方面可以鼓勵作者的勇氣，一方面也可以引起別人的發表慾。」今年讀者諸君寄稿的踴躍，至少也可以證明大家在寫作的勇氣或發表慾方面的進步了。

我們也曾經說過，從這集子裏，可以知道一年中一般青年學子的時代思潮，與他們的志趣和願望，苦悶和歡悅。正是投稿諸君的發表慾的旺盛，大半也是得到時代的助力的。過去這一年中，在天時和人事上，都有着重大的變象，這些變象給青年學子的心頭添上了不少苦悶的資料，也引起了他們許多生活中的波瀾，於是種種實感便從他們的文字上表達出來。有的寫得質直些，有的寫得委婉些，那是文字的風格上的問題，但一般的親切的態度，卻無多大的分別。關心着青年問題的教育家，在這

裏當可尋得具體的參考的資料吧。

去年我們指出的來稿地方的分配有些偏頗的情形，這點今年是相當地糾正了。我們也很覺欣慰。

最後，我們仍要向投稿諸君道歉。由於篇幅、時間等等限制，還有許多佳作未能刊登。好在從刊出的文字中，諸君已能讀出大家的心聲了，那麼，諸君總能原諒我們的。祝諸君進步！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編者。

目次

苦悶·····	殷霞 一
散·····	劉秉三 五
嫁·····	尹玉銘 四
不易忘掉的事·····	秋水 五
視察·····	顧影 三
考大學·····	王天佑 三
湖上的秋天·····	尹鏡岩 九
風潮·····	淺影 六
軍訓日記·····	傅國虎 六
三星期的暑期軍訓生活·····	新天 一六
緊急集合·····	張鶴齡 二九
我們的暑期軍訓·····	石河 一三
給苦悶的朋友·····	青莊 一四
陰影·····	雷甄野 一四

中學生活	齊佩瑤	一五
機工	楊參化	一六
退學	張世毅	一六
一個鄉村師範生的筆記	楊耀	一七
從畢業到轉學	馬協羣	一七
她們的遭遇	高瑩	一八
會考試場速寫	張仲文	一八
憶胡君	郭思一	一九
同學老沈	平凡人	一九
旅途	振先	二〇
相熟的顧客	陳闇	二〇
路	陸武哉	二〇
老金的職業	王文	二四
毛笏嫂與毛笏哥	章乃煥	二三
佃農	李希達	二三
熱	賈明序	二五

災	樺 櫓 二五
衰	明 子 二五一
米	升介井 二五九
力	韓易安 二七四
一天的生活	解端政 二九
偷水的人	單 玉 三〇一
布郎鼓的聲音	野 蕪 三〇七
瘟災	秋 水 三一三
姊弟	武介夫 三六
筆架山	侃 子 三九
私行	蓬 蓮 三五
爭	錢致福 三四

苦悶

江蘇省立常中
殷霞

老王：

細讀你寄我的信，思前想後，害我很難受。

啊！只一年呀！在這短短的一年中，你竟轉變了！朋友也，也許你自己也不會忘掉吧！當你在×中的時候，你是怎麼樣的青年？你有純潔的思想，你有反抗的精神，你仇恨世俗，你有堅決的意志，你能勇敢地幹，可是你現在怎樣了？你底來信中不是有這樣的話寫着嗎？

「我看得很明白，我看穿假作清正的人才是虛偽者，我現在最需要的是女人和金錢。這是一點不錯的，假使世界上這兩件寶貝沒有了，那末人就沒有生活的價值，整個世界便要毀滅了。」

「所以我改變了我底人生觀，隨你說墮落也好，腐化也不差。總之，我底話是不錯的。唉，你要知道我怎樣去使用我那六元四角的月薪（？）嗎？我花得真好，我用牠去看戲，抽煙，喝點白干，那些都是給我以快慰的。我現在什麼書都看不入眼，我有空也得去看廠裏漂亮的女工。其實這『看』字也用得太雅了，因為我不僅看看就了事。」

「假使你現在送我十個美人兒，再加五萬塊錢，乖乖！老殷，不，老子，我做你底兒子也願了。」

啊！這算什麼話？老王，你一點不覺得悔恨嗎？我是你忠心的朋友，我不能假意來依順你，我只能忠實地責備你，否則你將變成財迷，或是色情狂。無疑的，你已踏上墮落之途了，快反悔吧！

我還記得當你謀到職業的時候，我曾經屢次誠懇地勸告你，我希望你堅定意志，不要被時代的大熔爐熔化了。但是你卻使我完全失望了。我發現你不是我理想中的千熔萬鍊的鐵，你只是一種最易熔化的合金。

當然，我不能單單責怪你，自然你底環境和遭遇也是你生活轉變的主因，但是你不能去和環境奮鬥，卻是一件無可諱言的事實，你太懦弱了！

至於你做練習生所受到的輕視，譏笑，責罵，以及在九十度的時候還得打鐵的待遇，我很爲你表同情。但是我底同情有什麼用？我只希望你能夠暫時忍耐一下，將來或許會有較好的日子過。你不想你們廠裏的工友們比你苦楚的更多着嗎？啊！在這種社會制度下的窮人真難過，難怪像你這樣的人也想發意外之財了。

你以爲幹銀行裏的事能好點？從前在乙組的吳敏，你總認識的？他在銀行裏混了四年，前次有信給我，發了許多牢騷。他說銀行裏有的固然是錢，但是與他小行員毫無關係；他寧願在統計課，因爲在出納課辦事得吃鈔票上的毒菌，況且不留神就得把每月十幾塊錢的辛苦薪水也貼掉。所以他也在和你一樣地怨着自己的職業。

我想告訴你一些關於舊友的消息：鈺在做小學教員，前次我在街上碰見他，完全改變了他底氣

質，面容也很消瘦。麟是到上海洋行裏去了。更有趣的是藩跟他當縣長的姊夫做科員。老關本是和我在一起的，但是他家裏實在不能供給他，所以在假期中投考軍官學校，現在幸已錄取，我收到過他一封信，他把當今商業化的教育痛罵一頓。

在一個漫長的暑假中，我在各方面受到很大的刺激，使我感覺到莫大的痛苦。朋友，那種日子真不是人過的，白天怕太陽，躲在低矮的屋子裏，和蒼蠅打架（這句話請不見笑，因為我想不出更好的句子來比擬和蒼蠅的關係）。但是更不幸的人們，還在烈日下千方百計地設法屏水或插秧呢。到了晚上，雖然涼快些，但是蚊子又來了，所談論的無非是「生活的追求」和「失望」。在這反覆的交談中，我得到許多課本上沒有的知識，我聽到痛苦的故事實在太多了，所以我對於人生的意義根本發生懷疑。我看到的是什麼？我聽聞的又是什麼？貧窮的悲劇，憂慮和失望的面色，涸乾的小河，龜裂的秧田，開河、屏水的爭執，打架和流血，行會，求神，以及那屏水的鑼聲和打水機的軋軋聲……在整個見聞交織的圖案中，牠給我驚心動魂的印象——我那小小的故鄉，她已走進崩潰的境地了！那一草一木，都是我熟悉的，我對於她的一切，都懷着萬斛熱情和希望，但是我抵抗不住時代的移轉，潮流的澎湃，我只有含着滿腔熱淚，看着她消沒於幻滅之途。

我在未到校以前，總以為到了校裏總會心境寬些，但是事實卻不是如此。我發現許多同學因為經濟問題而輟學了，並且那些經過所謂「天才教育」嚴格考試所錄取的新生中，至今還有好許多人沒有報到。原因是很簡單的，因為有天才的人不一定有錢呀！

我近來變得更壞，雖然在上課的時候，只要一想起我父親底白髮和額上皺紋，或是想起他遞學費給我時候苦笑的面容和抖動的手，我便覺心頭酸疼，隨他先生講得怎麼好也聽不進了。

假期中我母親會同我談起婚姻問題，我又不忍違反慈母底好意，但是我不能允許她嗎？不能呀！

你已弄到一個職業了！我呢？出路是一個問題，升學吧？錢呢？就業吧？當今畢業便是失業的時候，那裏會有職業的交椅專候我？不像藩有個縣長姊夫，倒可以弄個科員做做，就是做那「吃不飽餓不死」的小學教員，也只是二等資格。所以有時我常悔恨自己不該費了這許多錢來讀書，假使我學了這許多年手藝，我至少可以做幾件手藝品供人使用；但是我學到了什麼？我學會了享樂算得嗎？我會做什麼？哼了半天做了一篇似通非通的文章（？）算得嗎？啊！我貢獻給人類社會的是什麼？啊！我只在毫不知恥地想弄隻飯碗。

我在這裏的生活，其實把什麼「無聊」「寂寞」等類的形容詞加上去也很對，但是我不願這麼說，我只告訴你我在此活着就是了。

今晚正是中秋之夜，同學都回家歡聚去了。校裏很清靜，尤其是那淒涼的月色，誘起我萬縷鄉愁。老王，我家真寂寞極了，父親在K埠，我們兄弟三人又各在一地讀書，家裏只有我底母親和小妹妹，這時候恐怕大家都在望着那團圓的皎月，顧念着離散的家人呢。老王，你現在在吃月餅吧！我是一個人，在自修室裏，時而寫信，時而望望月亮。

不再多說了！望你善自珍重，並萬分希望你少學學所謂「不拘小節」的浪漫名士相。

霞

寫於中秋之夜。

散

劉秉三

上

時針剛剛指在五點上。

街上依舊靜靜的，當日光沒有整個把這夜之幕揭去之前，只有陣風捲着殘紙和泥土小鬼似的溜煙滾着，從街中到牆角。

這也算個小鎮市，雖然這麼短狹一條街，卻也開設着三五十家店鋪，整零地批賣日用貨物。農民爲節省時間，懶得跑十多里路到城裏去，牠便成了附近村落的唯一交易場所。這裏鬧熱而緊張的時候是在集日，經過一個集日之後，大家鬆弛下來，都蓄養着精力預備在第二個集日使用，競爭……

大元雜貨店的門板下了一扇，接着兩扇，三扇……

東家廣生叔監視二兒子云善把門板疊置好，然後掃了街，他的謹慎素爲鎮上的人欽佩的，凡二

事一物他都要親身過目，檢點清楚。

廣生叔張大了嘴，吸了一些新鮮空氣到肚裏，興沖沖地走進去。

「云良，好起來啦！」

那個叫云良的在板上翻了個身，揉了揉眼睛：

「啊——哈，真乏，爹，你什麼時候起來的？」

「有一會子了，」他又催促地說：「快起來擺貨攤去！」

云良一骨碌爬起，不快地問：

「怎麼這樣早？」

廣生叔被這樣一問，倒楞住了，繼而像有點生氣，說道：

「今天是集日，怎麼不早！」

云良一聲不響，扯下一塊手巾在臉上胡亂一擦，赤着腳走出去。

廣生叔望着他背後呆看了一會，長嘆口氣：

「這孩子也是太累了。」

廣生嬸立刻接上去：

「太累是太累，可是這不是給外人幹的呀！」

廣生叔沒出聲，眼瞅着地皮出神。

吃過了早飯，街上便有不少人走動，這就是告訴他們賺錢的時候到臨了。

廣生叔指定云良和云善的職務：老大管攤子，老二站櫃面，自己和熟人打打招呼，兜攬生意，有時也幫着賣點貨。

街上沒有往常擁擠，農人們斂起笑容在每個攤子前踟躕着，有的走進鋪子裏也都空手走出來。廣生叔遇見了幾個熟人，他們招呼一下便懶懶地踱過去，連笑容也不肯延長些；但走過去之後，目光卻又回到攤子上逡巡一下，留戀一番。

廣生叔察覺出老鄉們的腰裏今天不飽滿，但他還笑臉應酬他們，想和他們先拉下個「人緣債」。云善在櫃裏等得不耐煩，走出來問他大哥：「怎麼一點貨也賣不出？」

云良粗聲粗氣回答他：

「誰知道！」

廣生叔不到十分時候他是不悲觀的，不知今天為什麼不住地嘆氣，唉一下後便跟着：「……」

「你有病吧？」廣生嬭問他。

「沒有病，」他咕嚕着向對門去了。

對門是榮聚號，一個紙筆文具店。

在榮聚號裏適巧碰到了三公公，一個禿腦袋和一把花白鬍子是他的特殊標記。他常到那裏去，爲的是看「兒女英雄傳」「七俠五義」什麼的，他喜歡「鄧九公」那一路的人物。

「三公公，早過來啦！」

「早過來了，廣生兄，你那邊很好吧？」三公公安閑地搖曳着兩腿。

廣生叔皺皺眉頭，不由地嘆口氣說：「太糟，太糟……一點貨也沒賣……你呢和昌兄？」

廣生叔臉轉向楊和昌——這裏的東家。

楊和昌搖了搖頭：「嗨！一樣，方才我和三公公也是說這事，就是因為春麥收成不好，一畝地收四斗就算上乘。你算算除了租，再加上各樣的捐，還剩什麼？不負債就算好，那能談得上買東西，而且大人孩子還要吃呀！」又加上個尾巴：「嗨！年年是如此年年……」

三公公放下石印的小書，像是安慰誰說：

「唉！這也是天意，為人力所不及的；若是天不變，這場秋穀是可靠的。」

廣生叔也相信這場穀能挽回他們底厄運，可是他總覺得這場春麥糟蹋得可憐，雖然這樣的事實差不多近幾年常常發現，但是每次都贏了他不少的嘆息：「要是沒有捐還好些，單單這些捐就毀了多少人！」

「就這樣下去恐怕不是個事，」楊和昌憂鬱地說，聲音很沉悶，嗡嗡地：「那簡直是把人往火坑裏扔哪！」

廣生叔坐在哪裏也不舒服，他從榮聚號走出來。

街上更顯得冷落，鋪子口擺着呆板面孔，那招待顧客流露出的熱情已經是歷史上的陳跡了。

有的把從鋪子裏搬出的貨原封地搬進去，有的一巴掌下在小夥計的頭上，嘴裏罵着：「小雜種。」商人灰暗的臉和農人沈重的脚步，給這晴朗的天空遮了一層慘白的霧。

廣生叔掉在沈默之中，他事前曾幻想出一個美滿的事實：今年年頭雖然不算好，可也不算十分壞，無論如何農人這一次的辛苦中總能多少剩下一點來，買一點日用不可少的東西；旁人廣生叔不敢說，自己總可多賺個三二十，拖拉地過幾天。誰知不但沒有趕上往常，連過問的人都沒有，白白地瞎忙了半天……

他又想到「稅」，他恨這個字，他恨牠就像恨他殺父仇人一樣。他不能捉過「稅」來咬幾口，惟一洩恨的方法，就是罵：

「王八蛋的……王八蛋……」

廣生叔罵人最利害的字句是「王八蛋」那個矮賤的東西，他這樣說。

到了吃午飯的時候，大家都寂寞地吃着，以前在狼吞虎嚥聲中總夾着云善的謔談和云良的哈哈大笑，但這時卻沒有了。

「你們算算，去收穀的日子還遠，家裏不存一個錢，外面又欠人家的；況且——況且還要吃哇！」廣生叔慢慢地放下筷子，臉子也慢慢地拉下來。

云良把頭從飯碗邊抬起來，沒做聲。

「想想法子呀，別儘坐着充啞吧，光呆起來也辦不了事呀！」廣生嬌催促說，眼睛看着云良。